



战略与安全

SECURITY & STRATEGY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0 年 12 月 3 日)

1、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分析伊朗核科学家遭暗杀一事

12 月 1 日，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布其副总裁潘可为（George Perkovich）的短评《伊朗首席核科学家为何被暗杀？》。文章称，上周五伊朗首席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被暗杀一事，其主要目标可能并非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因为如是判断需要基于两个事实，即伊朗已经决定制造核武器；以及失去这名科学家将改变哈梅内伊的想法或显著减缓开发进程，但这两者都是值得怀疑的。此外，伊朗的潜在报复可能，亦会削弱暗杀所带来的效果。因此，文章认为，这次暗杀更可能为了让现任伊朗政府难堪，并阻碍其与拜登政府的谈判和解进程。文章指出，当前人们现在所能希望的最好情况是，伊朗领导人能够保持克制，避免落入刺客的圈套，与拜登政府探讨采取共同措施，重启《伊核协议》谈判。而做到这一点，则需要美伊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付出极大努力。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12/01/why-was-iran-s-top-nuclear-scientist-assassinated-pub-83360>

2、《外交政策》：伊朗对美国重返核协议的前景感到悲观

12月1日,《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瑞典伊朗专家梅萨姆·贝赫拉维什(Maysam Behravesht)与荷兰学者欧文·范·韦恩(Erwin van Veen)合著的评论文章《伊朗领导人对拜登的真实看法》。文章称,虽然精英阶层和公众中要求对伊朗核物理专家法赫里扎德的遇害进行报复的呼声越来越高,但伊朗领导层倾向于保持战略耐心,通过公开声明表示意在美新总统拜登上任后与美国谈判,而不是采取报复性的恐怖袭击或激进地升级其核政策。文章表示,尽管有充足的迹象证明,拜登有意迅速且无条件地重返《伊核协议》。然而,如果共和党仍然在参议院占据主导地位,拜登政府需要花费大量政治资本确保防疫计划的通过,这样美国国内优先事项可能会使拜登无法专注于核协议。此外,美国的盟友以色列以及沙特阿拉伯表示他们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破坏核协议。因此,鉴于拜登迫切需要解决国内升级的疫情危机,而且可能需要时间取消特朗普政府建立的复杂制裁机制和结构,伊朗方面显然不指望拜登政府做出重大让步,。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12/01/what-irans-leaders-really-think-about-biden/>

3、《外交政策》：伊朗可能采取行动应对其他国家的秘密行动

11月30日,外交政策发表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中东研究员阿丽亚娜·塔巴塔拜(Ariane Tabataba)评论文章《伊朗将如何应对另一起备受瞩目的暗杀事件?》。文章

称，随着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越来越大，伊朗领导层可能很难维持克制姿态。伊朗领导人会将不作为视为向对手示弱的信号，从而招致敌国更多的秘密行动，甚至对国家的直接攻击。一些官员认为必须对这次袭击进行报复行动，并阻止未来再次发生的可能。文章认为，如果伊朗要对法赫里扎德的死亡进行报复或威慑，它肯定会以一种深思熟虑和精准的方式，包括网络行动和通过代理人进行攻击。然而，其报复行为很可能招致以色列以牙还牙，从而使美国重返核协议变得更加复杂，伊朗也无法得到急需的经济救济，过去两年的战略耐心也就白费了。从长远来看，伊朗领导人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伊朗未来可能将不惜一切代价，利用核武器威慑对手不再采取类似行动。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11/30/how-will-iran-react-to-another-high-profile-assassination/>

4、《外交政策》刊文分析美韩同盟的重要性

11月30日，《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发表了东亚政治经济专家内森·帕克（S. Nathan Park）的署名文章《与朝鲜的核武器相比，韩国对美国更重要》。文章表示，在过去的四年中，朝核构成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但是，拜登政府不应只关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因为当今中国已成为美国主要的外交政策挑战，韩国成为美国不可或缺的盟友，并有可能扮演类似“西德”在冷战最激烈时期发挥的作用。美国应当重新调整朝鲜半岛的优先事项：不只将韩国看作解决朝

核问题的途径，而是将美韩同盟从朝鲜问题中抽离出来、视作独立事项。修复同盟并不只是意味着要回到特朗普之前的时代，而是必须更好地重建。对于美国而言，美韩同盟可能会决定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结果以及印太地区的秩序。恢复韩国对于同盟的信任需要美国方面的耐心和坚持，拜登政府应该在应对 COVID-19、气候变化、自由贸易等不同领域做出加强美韩同盟的努力，确保韩国是其重要的合作伙伴。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11/30/south-korea-biden-priority-north-korea-nuclear-weapons-alliance/>

5、国家利益杂志：联盟是拜登重塑全球秩序的历史机遇

12月1日，国家利益杂志发表阿什·贾恩（Ash Jain）和亚历克斯·帕斯卡（Alex Pascal）评论文章《联盟第一：乔·拜登重塑全球秩序的历史机遇》。文章称，美国联盟一直是其最大的战略资产之一。在过去的75年中，联盟帮助美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稳定和经济的稳步发展。虽然特朗普差点摧毁了这笔资产，但通过对联盟关系再投资，并以更加谦逊的态度和网络化的方式与他们建立联系，拜登可以借助联盟来应对当今和未来最重大的挑战和危机，同时为未来几十年建立新的全球秩序。文章认为，面对新冠疫情和民粹主义的挑战，拜登政府不能简单将联盟关系恢复到“美国带头，盟国跟随”的领导风格。相反，他需要建立新的领导范式，一种将民主盟国视为平等的伙伴范式。根据拜登的性格和经验，他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非常适合完成这项任务。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alliances-first-joe-biden%E2%80%99s-historic-opportunity-reshape-global-order-173564>

6、CSIS 分析拜登团队在阿富汗削减军备的挑战与影响

12月1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战略领域主席安东尼·科德斯曼（Anthony H. Cordesman）的文章《拜登团队与美军在阿富汗削减军备的真实影响》。文章表示，相比目前有关美军裁减军备的许多报道而言，拜登团队在阿富汗面临的现实问题更加严峻。到目前为止，关于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的最新报道主要集中在特朗普总统“即将大幅削减部队人数”的讲话以及他的新任代理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米勒（Christopher Miller）的讲话中。美国仅公布了部分驻阿富汗的军事人员数量，并不包括参与秘密行动和特种部队人数，也缺乏对于其他关键信息的描述，例如报告并未包括驻阿富汗美军的性质和职能分布，也未包括受阿富汗政府控制或受塔利班控制的地区数等等。而这些信息恰恰是拜登团队在决定未来削减多少兵力以及是否留在阿富汗时所必需明确的。在明确这些信息明确后，拜登团队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是，缺乏一个精确的测算，究竟多大规模的军事力量足以实现与阿富汗地区的和平协议目标。

<https://www.csis.org/analysis/biden-transition-and-real-impact-us-force-cuts-afghanistan>

7、《外交学人》刊文分析杜特尔特时代的美菲、菲中关系

12月2日,《外交学人》杂志网站发表兰德公司高级国防分析师德里克·格罗斯曼(Derek Grossman)的署名文章《菲律宾坚持站在美国一边》。文章表示,2016年杜特尔特当选菲律宾总统曾经引起了美国的担忧:他将削弱,甚至瓦解美菲同盟,而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然而四年多来,菲律宾继续将美菲关系优先于中菲关系,这对美国及其印太战略具有重大意义。9月23日,杜特尔特在联合国发表讲话,直接指出了南海争端问题,并表示“坚决反对破坏这一裁决的尝试”;11月10日,杜特尔特决定再次中止废除《美菲访问部队协定》(VFA)。作者认为,以上行为代表菲律宾立场的转变。此外,在作者11月17日与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的讨论中,其强调了美菲同盟的重要性,同时将菲中关系描述为纯粹的经济性质,并再次强调了菲律宾与中国互动的固有局限性。

<https://thediplomat.com/2020/12/the-philippines-is-sticking-right-by-americas-side/>

8、PIIE: 建立一个更加开放、更具地缘政治色彩的欧洲

12月2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发布其非常驻高级研究员让·皮萨尼·费里(Jean Pisani-Ferry)提交给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政策备忘录《倡议建立一个更加开放、更具地缘政治色彩的欧洲》。备忘录所涉背景为新一届欧委会明确提出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更具地缘政治色彩的欧洲”,但备忘录认为,这与欧盟长期以来专注于内部问题以

及忽略战略行动的现实仍有差距。备忘录建议，欧盟应向成员国阐明“地缘政治欧委会”和“战略自主”等关键概念的政策含义，并对美国政府的更替做足准备。考虑到欧盟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备忘录提出七大优先事项，分别是：明确并实施中国战略；让中美和其他国家参与全球贸易改革；对气候战略的国际影响负责；努力争取跨国公司的公平税收；将欧元转变为成熟的国际货币；改革经济与货币联盟；推动国际治理体系更加平等。备忘录最后指出，鉴于拜登上台将是美欧制定新全球议程的机会，冯德莱恩需要在双方对话开始前，明确优先事项、潜在让步区间和红线，为成功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打下基础。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memo-european-commission-concrete-initiatives-more-outward>

9、报业辛迪加：中国在 2020 年取得突破性进展

12 月 1 日，报业辛迪加发表德国前外长约什卡·费舍尔（Joschka Fischer）的文章《中国赢得 2020 年》。文章称，在经历了一个坎坷的 2020 年开局后，中国不仅控制住了疫情，而且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项新的贸易协定将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的中心，从而带来地缘政治格局的新变动，加强中国在整个印太地区的地位。与此同时，美国却变得更加脆弱，疫情、种族等问题使得美国自身陷入分裂，美国盟友普遍怀疑新上任的拜登政府是否有能力带领美国走出下降轨道。文章表示，如

果在拜登的领导下美国未能恢复全球领导地位，中国将很好地代替美国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这对美国全球的伙伴和盟友来说，并不是一个令人欣慰的前景。虽然欧洲摆脱了特朗普和他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但如果只是将“美国优先”换成“中国优先”，情况依旧不那么乐观。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hina-comes-out-stronger-from-2020-by-joschka-fischer-2020-12>

10、对外关系委员会刊文分析如何应对中国的数字崛起

11月30日，对外关系委员会网站发表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蒂文·费尔德斯坦（Steven Feldstein）的署名文章《西方诸国应该如何面对中国的数字崛起？》。文章表示，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提出，美国应当创建“技术十国”（T-10）或“技术十二国”（T-12）联盟，以打击中国的技术扩张并遏制中国数字规范的拓展。作者表示，这种联盟很吸引人，但是政策制定者应仔细思考其目标及可行性。作者认为：首先，联盟很难同时实现技术和地缘政治双重目标；其次，一个小型民主国家集团并不是对抗中国数字化崛起的最佳方式；此外，T-10 / T-12 联盟的拟议成员国在如何看待隐私、政府监管和数据使用等核心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最后，美国在担任技术政策的全球领导者之前，需要在国内形成对技术政策的共识。

<https://www.cfr.org/blog/how-should-democracies-confront-chinas-digital-rise-weighing-merits-t-10-alliance>

撰稿人：童哲朗、杨舒涵、肖方昕、凌邦皓
审稿人：贺刚